



解放前夕，国民党政府所办的各级学校解散，在人民政权初步建立的新解放区，学校陆续开课，内设儿童团、识字班等组织。学校要配合中心工作，写标语、参加斗争大会等，教师兼职村干部。国民党还乡团杀进村庄，教师等工作人员也成为残杀对象。

参与土改斗争遭到追捕

新解放区暂停教学 学生参加各项活动

解放前夕，潍坊的学校多设立在县城或乡镇驻地，普通教育已初步形成体系。一些大县如潍县、安邱、高密等的中学和小学，公立私立并存。以潍县为例，私立学校有郭氏、丁氏等私立小学，公立学校有镇立、县立小学，有县立、省立中学。

公立学校领导人多由国民党县乡头目兼任，收取较高的学费，尤其是高小和初中，普通百姓大多上不起，所授内容除数理和古典文学外，多是反动宣传。所以不等解放，他们就将学校解散。

解放战争时期，尤其是一些国共拉锯地区，人民政权初步建立，尚不够稳固，故而只有一些小学陆续开课，学校里有儿童团、识字班等组织。学校要经常配合中心工作，文化课学习不够正规。这在新解放区尤其是昌南、潍南、淮安与高密西乡一带，更为普遍。

为粉碎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，同时保障师生的安全，胶东地区在1947年夏秋宣布暂停学校教育。当时昌南、潍南县属西海专区，是西海解放区八个县中最西边的县，也是最新的解放地区。潍县此时还没解放，城里学校虽多，但解放区的孩子很难入学，一是交不起学费，再是来自解放区的学生要被彻查，弄不好还要扣上“八路密探”的帽子，有被抓捕的危险。尽管学校近在咫尺，也只得跋涉几百

里到老解放区求学。当时昌南、潍南县有的区还办着几处小学，都是半农半读，还要组织儿童团、识字班站岗放哨、表演节目、参加土改大会等。

我住在昌南高戈庄（现属峡山区太保庄街道），高戈庄小学由张老师和他的学生吴生任教，只有5间教室，故而实行复式教学。学生只有一至四年级，外加一个已高小毕业的女“辅导生”。她是我父亲的亲家侄女，算是高材生，但当时没有中学可读。偏偏她的祖父曾是本村小学教师，她父亲虽不是教师，却也是村里的“秀才”。家境比较殷实，但只有两个女儿，她父亲娶了个小妾也没能生出男孩，于是便下定决心，无论如何要把这个小女儿培养成教师，以承祖业。为这个“辅导生”，老师动了不少脑筋。将其安排在办公室里，弄来初中课本，张老师辅导文史，吴生辅导数理。

我当时初中一年级肄业，只有15岁，当民兵不够年龄，于是被委任为儿童团团长的，在学校里帮忙教歌曲，组织儿童团活动。彼时乡村教师都兼着一些村干部的工作，参加一些会议，制定并书写标语口号，确定土改大会的程序，斗争地主恶霸，组织学生喊口号，安排苦大仇深的孩子上台控诉，起草领导讲话稿，帮助动员参军参干等，因而与村干部一样成为了阶级敌人的眼中钉、肉中刺。

参加土改斗争大会 活跃气氛受教育

高戈庄是区里重点抓的村镇，不到两个月就开了两次土改斗争大会。

师生参加的第一次大会上斗争了五个不法地富分子，学生不仅要参加，还要监视汇报地富分子家属的行踪，及与其亲戚的来往情况。学生们参加斗争大会主要是活跃会场气氛，再是受教育。当村长宣布被斗分子的罪行，并押送到会场时，村民们怒不可遏，纷纷上前控诉。我带领儿童团、识字班高呼口号震慑阶级敌人。

平时学校除文化课外，以教唱革命歌曲并敲锣打鼓上街宣传为主。

麦收后，师生参加第二次斗争大会，在西南大场院举行。这次斗争大会一开始气氛十分紧张，场内外有荷

枪实弹的民兵站岗，有手持红缨枪的儿童团放哨，有区村干部拿匣子枪护卫。学校老师也和村干部一起护卫会场，还把一个儿童送到台前控诉恶霸罪行。斗争会的第二天教师又给学生讲了斗地主打恶霸发动群众的意义，并给学生布置了作文和日记，教唱了《团结就是力量》《战斗英雄任常伦》等歌曲。民兵队还给儿童团和学生布置了观察被斗家属动静的任务，随时报告给民兵队长。

据了解，当时同区几个较大村庄的斗争会、小学的教学、儿童团的活动等，基本都是同一模式，这就是1947年刚解放时期潍坊乡村小学的基本状况。



潍县私立丁氏益群小学教职员合影



高戈庄现貌

遭还乡团追捕 高粱地里担心学生安危

由于我们村镇是新解放区，北邻火车站不足10公里，西距县城也不过20余公里，都住着国民党地方武装和反动政府官僚，步行三四个小时就到了。

7月末的一天晚上，国民党还乡团如疯狗似的杀进了村庄。新任区长被抓，区武工队叛变，区委书记英勇就义，村里干部党员被残酷杀害，只有少数逃掉。老师虽然不是干部也不是党员，但经常帮忙村里的工作，尤其是积极参与两次斗争大会，还有儿童团团长的，因在斗争大会上领头喊口号，都入了还乡团抓捕的名单。

我和两名老师只得逃到一位远方亲戚家避难。由于还乡团是地头蛇，谁家亲戚关系他们都清楚，因此他们不仅在本村抓人，还到附近村庄搜捕。

眼看亲戚家待不下去了，于是，我们三人带上半筐斗饼子，趁夜来到东大洼。这是个方圆几十里没有村庄的洼地，只能种高粱，那年雨水又大，虽然割倒了高粱，却是一坡泥水，不常在洼里干活的人，进去拔不出腿来。我的腿被歪把子秫秫茬扎破了，鲜血直流，第二天腿肿了，张老师用他的扎腿带子给我包扎了一下。在这渺无人烟的地方，要想生活谈何容易。幸好下有秫秸铺地，上有秫秸攒遮天，可聊避风雨，不然连坐也没个地方，像一座大水牢。

前几天还好，有带来的几块饼子充饥，只是张老师不断叨念：学校的门没锁好，里面的那些重要宣传材料和老解放区来的课本，没有收藏好；不知那个识字班的班长跑出来了没有……